

◎创作谈

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

陈继明

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七步镇》缺一个合适的结尾，我和责编付如初进行过细致讨论，一直举棋不定。后来我把另一部长篇小说数千字的开头直接移植过来，做了《七步镇》的结尾，她只留下了其中的1/5。这个结尾也就无意间牵出我和她关于“下一部写什么”的一次谈话。

我预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原本是另外一个故事。付如初则建议，干脆“写敦煌”。我问为什么，她说了很多，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西部是一个容易写出好长篇的地方；二是，敦煌是写不尽的，你是甘肃人，为什么不写写敦煌呢？三是，你有以小见大的能力，你是可以钻进去的。

她的这些话打动了。我当时就答应了，我说，给我几年时间。

接下来，我一边写别的东西，一边在“半真半假”地准备“写敦煌”。作家大概都有这样的习惯，让一部小说先在脑子里生根发芽，慢慢生长，给它一个长大的过程。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有意，或无意，我也一样。这个过程必不可少，没有例外。这期间，阅读、记忆、经历、想象、勇气、懒惰、颓废、恐惧、理性、情感乃至种种偶然、一切见闻、生活本身，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头脑中那个故事的“氧气”，供养它默默成长。也许用了半生的时间，也许只是两年三年，它终将成为一个模糊的生命，呼之欲出，到了不写不行的程度。

2021年，我正式开始写“敦煌”。

开始写的时候才知道，头脑中的故事近似于空气。头脑中的一切，现在仅仅变成了一种私密的富有诱惑的写作冲动，巨大的麻烦刚刚开始。人物、时代、节奏、结构、篇幅，都要一一考虑。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不能缺少精心、细致、科学的筹备，这个阶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是，写敦煌，艰涩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次，我没信心写下去了。付如初问过我几次，开始了没有？我撒谎说开始了，几千字了。其实还没动笔。总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我写作史上付出心血最多的。好在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2022年初，我终于可以写下去了，用了一

整年的时间写完初稿。

长篇小说《敦煌》的故事发生在唐贞观年间，主要设计了三条线索：最主要的一条是唐王李世民的画师祁希来到敦煌后的故事。小说中，祁希天赋过人、早慧，学艺师从阎立本等名师，曾随李大亮的部队征讨吐谷浑。来到敦煌后，他隐姓埋名，一为体会壁画艺术的高妙，二为了解民瘼以为朝廷决策。我想通过他这条线索，捕捉敦煌的艺术色彩，书写唐王朝和西域的关联。

第二条是吐谷浑人。历史上，吐谷浑为唐所灭。小说中，吐谷浑兵败之后，贵族慕容豆跑到敦煌，意图隐身以“活国”。不料，他与汉族女子足娘产生深深情愫，上演了一场地老天荒的爱情。这条线，一为呈现敦煌的多民族杂居色彩，二为反映民族融合的历史。

第三条是敦煌本地的汉人令狐。一家的悲欢离合。有了这条线，敦煌的日常和风沙绿洲一起，呈现在读者眼前。

但我不想把《敦煌》写成常见的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想让这部写历史的小说，具有足够的当代感。只是有当代感，不见得能写成所谓的当代小说。好在，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我找到了一种叙述的方法和语气。另外，我特别加入了一个现代人，他自认为吐谷浑的后代。我用“元小说”的技法，让陈继明也出现在小说里，让他和我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在小说里，我尽可能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真切痛苦和挣扎。

人，是文学的重心。在这里，敦煌壁画中的众神与人的距离如此靠近。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尴尬，显得比任何其他情况下更加清晰。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镜子里。敦煌是镜子，千佛洞是镜子。在镜子面前生活的每个人，同时是自己的“终极关怀者”。他们生活在当下的一时一刻，也生活在“总体纠结”中。我希望，通过《敦煌》，每个读者也成为自己的观众。看书中的人物等于看自己。实际的效果最好是，人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敦煌。

既然想让这部小说跟所有人产生联系，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野



▲《敦煌》书影
▶陈继明近照



心，也隐藏起我的匠心，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样子是，散散漫漫地写，取取杂杂地写，平平常常地写。当然，我仍然要写出紧张感。只不过，我想写出一种别样的紧张，看不见的紧张。当故事的发展遇到一些重要关口时，我可以选择大片讲故事或者商业片写桥段的路数，但是，我选择避开，选择走向人心，走向生存。关于敦煌的小说，我想对故事和人都怀有足够的敬意。

当然，让我抱有敬意的，还有天地万物。从一开始，我就坚定地认为这部小说里不能缺少动物。比如狼、骆驼、羊、老鼠。它们不是点缀，它们和人的故事始终并驾齐驱。他们是敦煌的灵性，是艺术的灵感，是天地的见证。总之，从各个方面，我都想写一部不仅仅和敦煌擦肩而过的小说。换句话说，我想以最大的勇气直接进入敦煌的内部，写一部触及敦煌心灵的小说。

这个心魂，少不了女性。唐代的女性，多姿多彩。在唐代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胡女是一道风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女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形象自然飘逸，充满朝气，她们在天地间自在飞翔。所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好好塑造几个女性形象。足娘、令狐琴、智忍花、虞月、三娘子……每一个我都用了情。

是的，写这部小说，我在史实准备、细节储备之外，投入最多的就是感情。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

它博大、忧伤、慈悲。它被众生塑造又俯瞰众生，它养育众生又被众生养育。我只想循着自己内心对敦煌的爱。所以，写作之前，我并没有任何先在的结论。关于民族融合，关于文明进程，我和读者一样充满好奇。我想首先还原事件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在地性。在敦煌，我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人，在所有复杂的事件中，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无论汉人还是吐谷浑人。

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交给付如初。她提了很多建议，很有建设性。然后我又用一年时间进行修改。一年中的大半年，我栖身于广东珠海的一座小岛上。可以说，现在小说中一半的气质来自修改。改完之后我再交付如初，她有了一些零碎的好评。然后，她开始边读边鼓励，我于是再改。得到这位第一读者真正的好评，是在校对的时候。实际上，直到出版前，我们仍然在讨论局部的修改。

可以肯定，这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部小说，也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次写作。作为一个西北人，我终于给敦煌画了一幅像——我心中的像。它带着唐朝的沸腾，也带着今天的安宁。一定会有人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跟我的作对比，我心里是欢迎这种对比的。我想，我的《敦煌》或许更是属于我们的敦煌。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协办的宗璞创作八十年暨《宗璞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7月26日是作家宗璞96周岁生日。从事文学创作80年来，她笔耕不辍，为当代文坛奉献了小说、散文、童话、诗歌等各类文质兼美的作品，并以“诚”与“雅”的文学品格折射出20世纪知识分子赤诚而坚韧的家国情怀。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在致辞中表示，宗璞先生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推动者，她的作品既有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洞察，又有对人民情感的刻画抒发。她与众多优秀作家一起，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璀璨夺目的光谱。宗璞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她以文补史，以文证史，用精致的艺术手法描述西南联大师生可歌可泣的往事，颂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节，显示了宏大的史诗风格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人民艺术家”王蒙在视频致辞中谈到，宗璞的文学作品优雅高尚，有书香文脉、风云忧患、柔韧尊严、精致细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品之作。她有内功、有底蕴，有学问、格局、境界。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她忍着病痛，从容细致地完成了这部大作，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把西南联大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留了下来，这是史笔，也是她深受文坛同行、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避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这是汪曾祺为宗璞写的打油诗。”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汪曾祺、宗璞一同参加太湖笔会并互相以诗赠友人的佳话，讲述起宗璞留给他的温婉、率真、风趣的形象以及彼此交往的故事，并向宗璞创作《野葫芦引》系列作品时直抒胸臆、顽强拼搏的精神致敬。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宗璞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以文字书写时代、表达自我，在新中国文学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广受传诵的名篇。她的作品气韵独特，蕴含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开拓出格调高雅的境界。宗璞是具有使命感的作家，她的作品智慧与勇气兼备，具有十分可贵的品格。

“八十年，路好像很长，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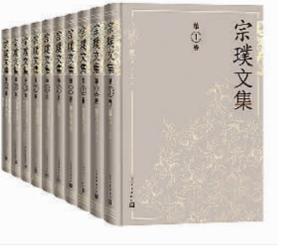
宗璞创作八十年暨文集出版座谈会举办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像很短，一下子就到了现在。”宗璞向在座嘉宾真诚致谢。96岁的她坐在轮椅上，回忆起父亲冯友兰的教诲，“父亲跟我说过，‘和’好像一道菜，必须许多的味道合在一起；而‘同’是一样的菜在一起。希望大家铭记和领悟‘和而不同’的道理。”她还回忆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回忆起当年去上海拜望巴金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感动。

座谈会上，宗璞之女冯珏、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代表亲属和出版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十卷本《宗璞文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代表文学馆接受捐赠，并向宗璞颁发荣誉证书。

宗璞少年时期开始写作，展露才华，在过去80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众多名篇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宗璞文集》全面收集宗璞优秀作品，编为十卷，包括散文、中短篇小说、童话、诗歌、论文、翻译以及长篇小说，并附有访谈和《宗璞文学年表》，共计250万字。《宗璞文集》编辑工作历时近3年，其间宗璞以耳读的方式回顾了收入文集的几乎所有作品，并对重要作品进行了修订。



◎新作评介

探索百年女性写作的精神进路

——读张莉《重塑姐妹情谊》

王小平

学者张莉新近出版的《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重塑姐妹情谊》）突破既有研究思路，以重塑“姐妹情谊”为切入点，梳理百年中国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与变化轨迹，勾勒女性写作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殊展开路径，在鲁迅“立人”的延长线上探索女性精神振拔、寻路前行的生命意志，彰显出女性写作在构建民族精神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价值。

“姐妹情谊”命题的提出，基于作者对中国百年女性写作中社会性别意识流变的充分体认。《重塑姐妹情谊》一书将社会性别意识上溯至现代文学发生期，分析“五四”第一代女作家对旧式女性所倾注的同情与理解。她们所关注并书写的，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独立的新女性，同时也包括身处困境中的母亲、姐妹，构成了百年女性写作中“姐妹情谊”萌发的最初语境。学者王富仁曾充分肯定作者的洞见，即“女学生文学”这一开端，构成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根本差异。若在百年女性写作视野中进行考察，会发现“姐妹情谊”的拓展与深化，实则是“女学生文学”不断走向民间的过程。如果说，“五四”女作家的社会性别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左翼文艺的勃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则为“女学生”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行动空间，推动她们日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实践斗争中来。“同志情谊”

的融入使“姐妹情谊”具有了坚实基础和明确方向，萧红对弱势女性生存处境的关切中包含着民族反抗精神的原初动力，而丁玲笔下女性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叙事，不仅记录了自身的复杂精神历程，更是对“革命姐妹”同路人的期待与召唤。

《重塑姐妹情谊》以开阔的整体性视野观照百年女性写作流变。书中以专章讨论萧红的当代文学影响力，通过对李娟、塞壬、孙惠芬、迟子建等作家的分析，发现女性写作中某种绵延的风格气质——纯真温柔的心性、对世界的挚爱深情以及随性自然的叙事语法。可以说，百年文学史写作链条中的“同声共气”，也构成了对“姐妹情谊”的另一种深刻诠释。而在新时期文学中，基于中国现实语境的“同志情谊”则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不再仅限于革命和政治叙事，更多指向对女性生存状态的“看见”以及女性之间的彼此体恤。这一明确的同路人意识在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中有充分体现。《重塑姐妹情谊》中，考察了魏微小说在回乡、情爱书写等多种叙事主题中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揭示；分析了乔叶笔下新时代山乡巨变背景下乡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带出其与孙犁乡土小说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新的现实”的发现与书写。而最为显著的案例当属郑小琼。张莉在最后一章以“工厂”“劳动”“女性”为关键词，考察郑小琼笔下当代中国女工人与写作者二合一主体形象的生成。这一主体极具

辨识度，通过诗歌创作与无数的“打工妹”实现共情。

姐妹同“道”，此“道”可以是男女共同的事业。《重塑姐妹情谊》一书在描述现代女性写作发生之时，提到若干颇有意味的细节。陈源在自己所办刊物上发表凌叔华的多篇小说，后又为其编撰首部小说集，胡适为陈衡哲作序所起到的定位作用，《中国新文学大系》诸编者对女作家的筛选、评价，这些都显示出中西女性文学发生期的重要区别，体现了女性写作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复杂现实关联。也因此，张莉在研究女性写作时，常常避免孤立地探讨女性主体意识，而是在充分体认女性生存境况、揭示相关历史语境之后，充分敞开男女两性在现实和文本中的互动关系，呈现二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及前路。

将两性情谊纳入重塑“姐妹情谊”的视野，彰显“道”之同一性，体现的是一种既重视性别殊异、又深具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进路。《重塑姐妹情谊》在汲取既有成果基础上，于鲁迅整体性“立人”视野中叩问女性主体的精神探索。张莉在书中致力于剖析女性写作的精神内面，凸显女作家以文学书写唤起自身与他者关于个人心性写作的强烈动机，意在敞开女性之于鲁迅意义上的“灵明”与“摩罗诗力”的渴求与探索。

百年女性写作浩荡纷繁，《重塑姐妹情谊》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自有其标准。无论是现代作家凌叔华，还是对“妇女闲聊”深感兴趣的林白，均



揭开世相一角，使女性生活及精神世界被照亮；周晓枫隐藏在“破损”美学背后的灵魂，廖一梅极具先锋意味的精神探险，均关联着女性作家深刻的身体经验与精神自省。女性写作不仅意味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意味着能够以自身精神的挺立而推动他者、社会的转化与进步，这是鲁迅“立人”精神在女性写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张莉评价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在百年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作家个体的精神成长最终使她“懂得”世界，从而写出了平凡女性的时代史诗。《烟霞里》中精神内敛凝聚又自然弥漫的美学意蕴，如良玉生烟、余霞成绮，实则是张莉女性文学研究的独特美学气质。既不回避性别差异，充分体察女性现实生存中的诸般困境，又细致辨析社会性别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本土语境特点，探索姐妹同“道”、两性同“道”的可能性，这是《重塑姐妹情谊》所展示的百年女性写作的特殊中国路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为当下的性别话语注入了温润包容、深具雅正之美的女性力量，为性别内部、不同性别之间多层次的精神对话与共识达成提供了学理上的例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

一部值得亲子共读的作品

——读陈伟军《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朱延嵩

陈伟军的儿童文学新作《我想成为你的骄傲》（人民卫生出版社）是一部关注当下青少年心理健康，反映当代少年追逐阳光、勇敢突围心灵困境的小说。作品的主人公黎小北是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和双胞胎弟弟黎小东在同学学校同级的身体经验与精神自省。女性写作不仅意味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意味着能够以自身精神的挺立而推动他者、社会的转化与进步，这是鲁迅“立人”精神在女性写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张莉评价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在百年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作家个体的精神成长最终使她“懂得”世界，从而写出了平凡女性的时代史诗。《烟霞里》中精神内敛凝聚又自然弥漫的美学意蕴，如良玉生烟、余霞成绮，实则是张莉女性文学研究的独特美学气质。既不回避性别差异，充分体察女性现实生存中的诸般困境，又细致辨析社会性别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本土语境特点，探索姐妹同“道”、两性同“道”的可能性，这是《重塑姐妹情谊》所展示的百年女性写作的特殊中国路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为当下的性别话语注入了温润包容、深具雅正之美的女性力量，为性别内部、不同性别之间多层次的精神对话与共识达成提供了学理上的例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

人、爱朋友，也爱社会。他用攒下的零花钱为爸爸买下昂贵的钢笔，为社会上的空巢老人送去欢乐，组建“星星家族”志愿者团体为流浪猫建造温暖的家。作为一个心思细腻、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的男孩，他早早树立了人生理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虽然这样的想法曾经引来同学的哄堂大笑，可他却却在父母、老师和好朋友的鼓励下，用文字打动了作家励远和报刊编辑。作者希望借助小说传递给小读者这样的信念：黎小北的故事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付诸实践的理想终将成现实。

作为一部儿童心理小说，《我想成为你的骄傲》涉及到诸多实际问题，对家庭教育具有启发意义。比如亲子交流互动，夫妻教育理念的协调，儿童成长中的心理疏导，儿童社会意识的养成等。这也使其成为一部值得亲子共读的作品。

